

增像第六才子書

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10

6

5

10

15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五 捷報圖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つだ文庫

010190609192

1710-6

一寸眉心怎容得許多皺
愁上眉心。欲不容而不得矣。蓋眉心方寸地耳。怎容皺哉。而况其許多也哉。若曰。自伊人之遠別也。幽恨常積於眉頭。然使積而可舒也。則對鏡自描。學春山之淡遠。予何為此感感乎。無如幽恨偏多。雖欲舒馬而不得。其奈之何矣。無了無休。我何時而不思量哉。向亦謂暫離琴瑟之歡。旋復于飛之樂。而今竟何如也。遠岫參差。時橫雙黛。予情自此深矣。向亦謂一入鳳凰之池。旋並鴛鴦之枕。而今又何如也。雲山千疊。日壓秋波。於心益滋切矣。蓋眉心之皺。亦已久矣。我不知風雨雞鳴。見君子而心夷者。其眉心何如也。然而得意忘象。應不效西子之顰。我不知三星邂逅。見良人而色喜者。其眉心若何也。然而聚首為歡。知不作波紋之皺。事不感懷。猶堪自慰。雖顰皺馬。能幾許也。而何不可容乎。人不關心。亦可稍寬。雖顰皺馬。亦無多也。而胡不能容乎。今者欲以百丈愁城。繫我相思之容。無如愁自長而眉心短也。心如結分。而豈似眉心之結耶。今者欲以望眼連天。盼我征人之至。無如眼欲開而眉心斂也。離情未斷。又幾見眉心之斷耶。自春徂秋。計時可待耳。而許多顰皺。積累於眉心者。更多於悠悠之歲月。君門萬里。計程可至耳。而許多顰皺。縱橫於眉心者。更多於迢遞之山川。既不似芙蓉之面。而尚容翠細之貼。而一灣新柳。恨壓三峯。縱欲展馬。而亦烏能展乎。又不似如雲之鬢。堪容雙鳳之翹。而一痕初月。愁疊層巒。即欲揚馬。而亦烏能揚乎。噫。一寸眉心。怎容許多顰皺耶。嗟乎。淡掃蛾眉。獨嫌脂粉。畫眉張郎。笑倚粧臺。彼獨非人情乎。而予何為感感如此也。

唐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五

續之四章題目正名

小琴童傳捷報

續之一捷報

聖歎外書

鄭伯常乾捨命 張君瑞慶團圓

此續西廂記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聖歎本不欲更錄。特恐海內逐臭之夫。不忘羶鄉。猶混絃管。因與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後世學者。觀之。而益悟前十六篇之為天仙化人。永非螺螄蚌蛤之所得。而暫近也者。因而翻卷更讀。十百千萬遍。遂愈得開所未開。入所未入。此亦不可謂非續者。其與有其功也。

人即愛好。何至向西施顰眉。人即多財。何至向海龍王比寶。人即予聖。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即慢上。何至向釋迦牟尼呵呵大笑。乃今世間又偏多此一輩人。可怪也。

我不知其未落筆前。如何忽然發想。欲續此四篇。我又不知其既脫

稿後如何放膽便敢舉以示人。我又不知當時為有人喪心病狂大讚譽之。因而遂悞之。我又不當時為有人亦曾微諷使藏過之。彼決不聽。因而遂終出之。此四不知。我今日向何人問耶。
昔有人自造一文。且竟適有人傳來云。近日頗聞某甲亦造。因便遲其稿。不敢出。直候某甲造畢。往請讀之。不覺吐舌稱歎。歸竟自燒其稿。不復更傳。嗚呼。此豈非過量大人哉。聖歎嘗語。斷山惜乎其文不傳。此必與某甲一樣妙絕。斷山問何以知之。聖歎言。此是甘苦疾徐中人。渠所爭只在一字半字之間也。寄語普天下同學錦繡才子。切當有狂生題半身美人圖。其末句云。妙處不傳。此不直無賴惡薄語。彼殆亦不解此語為云何也。夫所謂妙處不傳云者。正是獨傳妙處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處。振筆迅疾取之。取此妙處。累百千萬言。曲曲寫之。曲曲寫而至於妙處。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處。然而又必云不傳者。蓋言費卻無數筆墨。止為妙處。乃既至

妙處。即筆墨都停。夫筆墨都停處。此正是我得意處。然則後人欲尋我得意處。則必須於我筆墨都停處也。今相續之四篇。便似意欲獨傳妙處。夫意欲獨傳妙處。則是只畫下半截美人也。亦大可嗤已。此皆神而明之之言。彼其烏知。只如章則無章法。句則無句法。字則無字法。卑卑如此等事。猶尚不知。奈何乎。言及其他哉。
只如此篇寫鶯鶯。竟忘其為相國小姐。於是於張生半年之別。不勝嘖嘖怨怒。亦不解三年大比。是何事。亦不解禮部放榜在何時。亦不解探花及第為何等大喜。亦不解未經除授。應如何候旨。一味純是空牀難守。淫嘯浪哭。蓋佳人才子。至此一齊掃地矣。最解功名事。至最如相國小姐之甚也。
張生上云。自去秋與小姐相別。倏經半載。托賴祖宗福蔭。一舉及第。目今聽候御筆親除。惟恐小姐望念。特地修書一封。着琴童賚去。報知夫人和小姐。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書寫就了。琴童何在。童云。有何分

付張生云你將這封書星夜送到河中府去見小姐時說官人怕小姐擔憂特地先着小人送書來

仙呂賞花時張生唱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後黃葉蕭蕭凝暮露今日見梅開忽驚半載特地寄書來

琴童你報知了索得回書疾忙來者張生下童云得了這書星夜往河中府走一遭琴童下

鶯鶯引紅娘上云自張生上京恰早半年到今杳無音信方得半年何便云杳無音信這些時神思不安粧鏡慵臨腰肢瘦損舊裙寬褪如許醜語使人馬耐好生煩惱人也呵

商調集賢賓雖離了眼前未成語也或云連下則字不通也悶却在我心上前能離了心上又早眉頭演道不知其欲竊李清照纒下眉頭又上心頭語

便至如忘了時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無休大都來一寸眉心怎容得許多翠皺此是好句我不忍沒此亦尋常好句耳然我使新愁近來接着

舊愁舊愁是太行山隱隱新愁是天塹水悠悠似是一節矣因下文又不連又不斷遂不復能定之

紅娘云小姐往常也曾不快將息便好此指不似這番清減得十分利害也

道遙樂曾經消瘦每遍猶閒這番最陡何處忘憂獨上粧樓這番最陡可及至讀下只捲珠簾上玉鈎空目斷山明水秀皆隨手雜用蒼烟迷

樹衰草連天野渡橫航算此三語又似一節矣我絕不解其是何文情蓋承上又不得轉下又不得也

紅娘我這衣裳這些時都不是我穿的紅娘云小姐正是腰細不勝衣

猶寬帶鬆語熟口真久矣此

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鈕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溼香

羅袖楊柳眉嚨人比黃花瘦

此亦欲算一節也，真可以有可以無有也。渠意豈謂疊用榴花丁香、芙蓉、楊柳、黃花等字，便算絕妙好辭耶？一何可笑。

琴童上云：俺奉官人言語，特賞書來與小姐，恰纔前廳上見了夫人，夫人好生歡喜，着人來見小姐，早至後堂，童咳嗽科。紅云：是誰？亦無此禮，童則隔板咳嗽，而紅又早接應之，皆醜極也。紅見童笑云：你幾時來送書來報喜？紅云：你只在這裡等我對小姐說了，你入來。

紅見鶯鶯笑云：小姐喜也喜也。張生得了官了，鶯鶯云：這妮子見我悶呵，特來哄我。語醜紅云：琴童在門首見了夫人，使他入來見小姐。鶯鶯云：慚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頭。醜語醜極，童見鶯鶯科。鶯鶯云：琴童，你幾時離京師？童云：一月來也。我來時，官人遊街要子去了，鶯鶯云：這禽獸不省得，中了狀元，喚做誇官遊街三日。醜極，亦何語童云：小姐說得是有書在此。

金菊香早是我因他去後減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來，又與我添些證候說來的話兒不應口。是何話兒是誰說來，捷書在手，無語低頭，書在手，淚盈眸。

此又一節也，為別不及半年，如此嘖嘖怨怒，乃至捷書在手，猶不解憂，此真是另從一副肺腑寫出來者也。

醋葫蘆我這里開時和淚開，他那里修時和淚修。多管是閣着筆兒未寫淚先流，寄將來淚點兒兀自有。我這新痕把舊痕湮透。此是好句，我不相痕舊痕，則前更不這的是一重愁，翻做兩重愁。此句不通。

此又一節，筆態翩翩如舞，瀏亮如瀉，便可云與西廂無二。念書云：張珙再拜，奉書芳卿可人粧次。醜極，使人不伏，自去秋拜違，倏爾半載，上賴祖宗之蔭，下托賢妻之德。語中鼎甲，目今寄跡招賢館，聽候除授，惟恐夫人與賢妻憂念，特令琴童賞書馳報，小生身遙心邇，恨不得鵲鷦比翼，蛩蛩並驅，幸勿以重功名而薄恩情，深加譴責。醜感

荷良深如許濶私統容面悉後綴一絕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
語蒲東窈窕娘指日拜恩衣畫錦是須休作倚門粧醜極不可暫注目鶯鶯云
慚愧探花郎是第三名也呵

後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在瓊林宴上擲跳東牆脚兒占了鰲頭惜花
心養成折桂手脂粉叢裡包藏着錦繡從今後晚粧樓改做至公樓相國何得口中自作爾語自奚落耶

此又一節渠意豈謂夾語映耀又是絕妙好辭

問童云你喫飯不曾童云不曾喫鶯鶯云紅娘你快去取飯與他喫醜
怪道紅娘滿身童云小人一壁喫飯小姐上緊寫書官人分付小人
索了回書快回去哩鶯鶯云紅娘將紙筆來寫書畢科鶯鶯云書寫了
無可表意有汗衫一領裏肚一條襪兒一雙瑤琴一張玉簪一枝班管
一枚琴童收拾得好者紅娘取十兩銀來與他做盤費紅云張生做了
官豈無這幾件東西醜寄與他有甚緣故鶯鶯云你怎麼知得我心中

事聽我說與你者

梧葉兒這汗衫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處宿貼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

溫柔這裏肚兒常不要離了前後守着左右繫在心頭這襪兒拘管他胡

行亂走此三語好後庭花這琴當初五言詩緊趁逐後來七絃琴成偶配不可注目

他如今功名成就只怕撇人在腦背後醜這班管兒湘江兩岸秋當日娥

皇因虞舜愁今日鶯鶯為君瑞憂這九嶷山下竹共香羅衫袖口青哥兒

都一般啼痕湮透並淚斑宛然依舊萬種情緣一樣愁涕淚交流怨慕難

收此稍對學士叮嚀說緣由是必休忘舊醜

琴童云理會得

此節雖不佳然自是一節。但不審其何故不一讀雪裡梅搨鉢子

疊字玉臺三曲耶

琴童這東西收拾得好者

醋葫蘆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做枕頭。怕油脂沾污急難綢。倘或水浸雨溼休便扭。只怕乾時節。慰不開摺皺。一樁樁一件件細收留。

此節却好。猶彷彿緒煞一曲故也。

金菊香書封鴈足。此時修情繫人心。早晚休竟是一字不通語。長安望來天際頭。
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隨手雜

此又一節可以無有。

童云。小人拜辭了小姐。即便去也。鶯鶯云。琴童你去見官人。對他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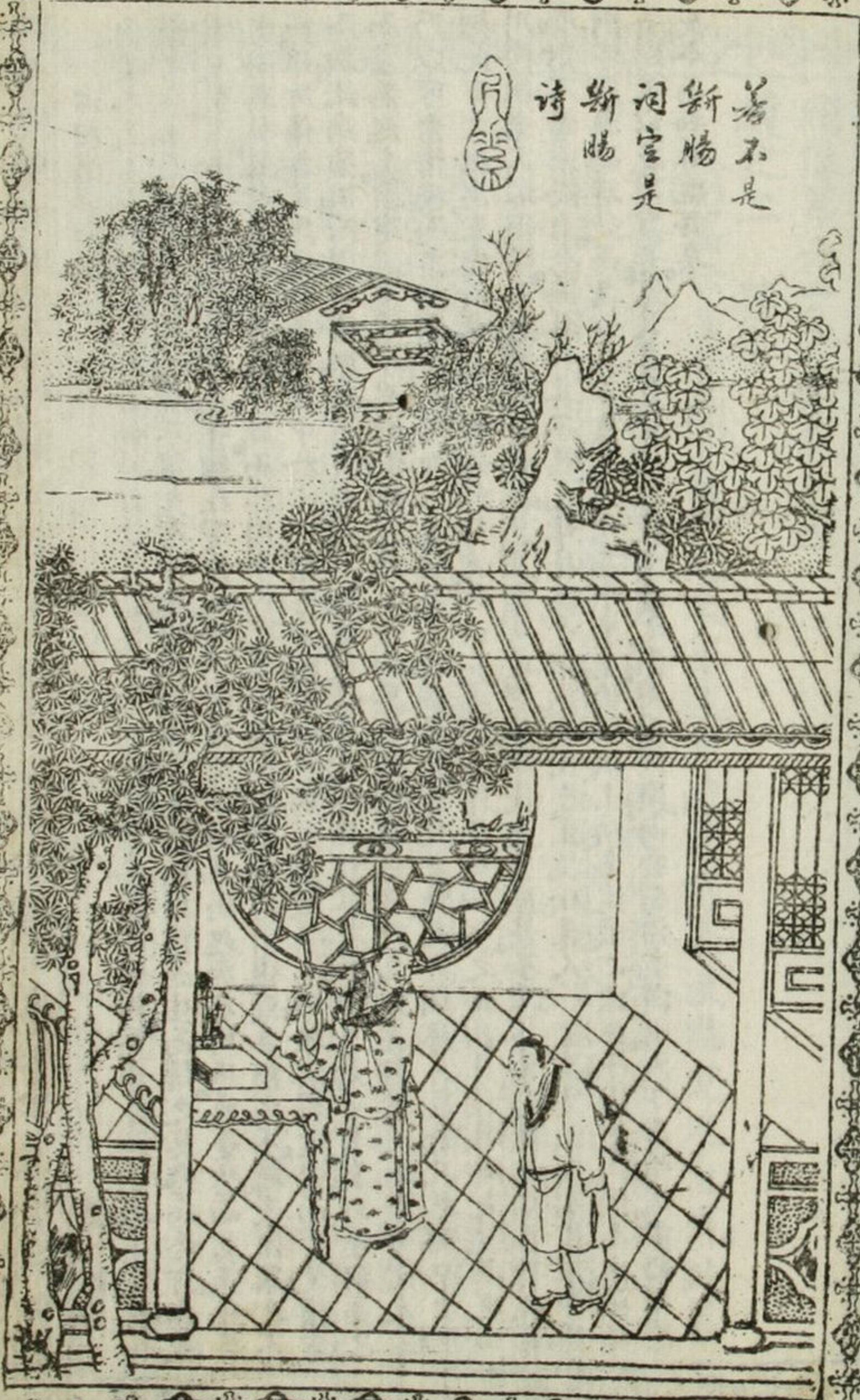
浪裡來煞。他那里為我愁。我這里因他瘦。臨行撮賺人的巧舌頭。承上二

期年通語不。此又極矣。他歸期約定九月九。已過了小春時候。別時碧雲黃葉。西風北。此是夢話。是鬼語。耶奈何至此。到如今悔教夫婿覓封侯。

巷說童歌婦唱。一經妙手點定。便成絕代奇文。任是堯典舜典。周南

召南。忽遭俗筆橫塗。竟如溷中不淨。只知王龍標悔教夫婿覓封侯。詩其妙則在第一句。不知字第三句。忽見字非妙於第四落句也。蓋其通首所有閨中中字。少婦少字。凝粧凝字。全副皆是寫不知神理。而又別用春日。上樓柳色等字。全副又寫忽見神理。此分明欲於一項刻中。寫得此婦實是幽閒貞靜。忽地觸緒動情。所謂國風好色。不淫其體。有如此也。今遭此人。獨用其落句。遂令妙詩一敗塗地。至於此極。真使我恨恨無已也。

童云。得了回書。星夜回話去。琴童下。鶯鶯紅娘下。



若不是
新賜
河宜是
詩賜

[Faded,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望美人而不見。藥難療矣。蓋藥餌所以治疾者也。而治相思則難矣。此亦惟相思者自知之耳。且天下有情之與無情。誠有間矣。而吾獨不解夫有情者。何以病轉甚也。蓋病因情而生。而情之莫慰。病於何處。縱有良醫。其如沉痾之難愈何矣。醫雖有方術。亦不過恃此藥餌耳。病起於有所感。或憂愁而莫遂。或勞苦而無休。雖所感不同。然困乎境。而非困乎人也。藥可治也。抑起於有所傷。或喜怒之不時。或飢寒之節。雖所傷各異。然出於身。而非中於心也。藥可治也。抑起於有所傷。或喜怒之不時。或飢寒之節。雖此病若何。而謂可治耶。彼思我而我不可思。則彼獨思也。而非相思也。非相思則可易矣。以藥餌易之。而霍然起矣。我有思而彼不思。則偶然思也。而非相思也。非相思則可解矣。以藥餌解之。而漸可瘳矣。若乃以可意情種。而忽相隔於天涯。即未遂室家之願。猶難免離別之傷。而况纏綿月夜者。又非朝伊夕也。則此日之相思。豈藥所能易乎。抑嬌紅粉女。既兩美之作合。即偶有一夕之睽。尚自嗟夢魂之隔。而况山川修阻者。又非俄頃事也。則此日之相思。豈藥所能解乎。今使長安風景。不異蒲東。而旅邸琴書。得親蘭麝。則不嘗藥而自愈。而無如其不然也。雖扁鵲乎何為。今使夜坐挑燈。佳人一室。而梵王玉宇。移來帝關。則不服藥而有效。而無如其不然也。雖參苓乎莫益。徒以紙上功名。達我心頭。終子。即飲天地之水。祇深箭結。徒以花間富貴。遠我月底密約。即投青囊之劑。轉增煩悶。而於何治哉。詩云。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今而知非虛語矣。

治相思無藥餌

唐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續之二 猜寄

前篇云多管閣着筆兒未寫淚先流。寄將來淚點兒兀自有。此篇又云寫時管情淚如絲。既不沙。怎生淚點兒封皮上。瀆前篇云。這汗衫若是和衣臥。這裏肚這襪這琴。這玉簪這斑管。逐件云云。此篇又云。這汗衫。怎不教張郎愛爾。這琴。這玉簪。這斑管。這裏肚。這襪。亦逐件云云。前篇云。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做枕頭。此篇又云。書房中顛倒個藤箱子。休教藤刺兒抓住綿絲。文雖二篇語只一副。真如犬之牢牢。雞之角角。欲求少換。決不可得也。嗟乎。本無捉縛枷拷何煩。頭刺膠盆。固知無邊苦海中。具有無量苦事。盡是無知苦人。自作出來。極不足相惜耳。

看他才地窘縮。都無抽展處。於是無如何。忽然將鶯鶯字畫之妙。喝采一通。夫前此張崔月餘相處。不成純是淫騷。曾未嘗一請觀筆墨。

耶。真大無聊已。

張生上云。小生滿望除授後。便可出京。不想奉聖旨着在翰林院編修國史。誰知我的心事。甚麼文章做得成。琴童去了。又不見回來。這幾日睡臥不安。飲食無味。給假在郵亭中將息。早間太醫院差醫士來看視。下藥。我這病。便是盧扁也醫不得。自離了小姐。無一日心寬也。呵。

中呂粉蝶兒

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頭。橫倘着我那鶯兒。呵。請醫師。看診罷。星。星。說是本意待推辭。早被他察虛實。不須看視。醉春風。

他道是醫雜證。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小姐呵。你若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為你死。

此一節。真是妙文。便與西廂更不可辨。若盡如是。我琴童上云。俺回來問說。官人在驛中抱病。須索送回書去。咱見張生科。張生云。琴童你回來也。

迎仙客

噪花枝。靈鷲兒。垂簾幕。喜蛛兒。短檠夜來燈。爆時。若不是斷腸詞。

定是斷腸詩。寫時管情淚如絲。既不沙。怎生淚點兒封皮上漬。

此一節。初咬是沙糖。再咬是矢橛矣。

念書云。薄命妾崔氏。拜覆君瑞才郎文几。別逾半載。奚啻三秋。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昔云日近長安遠。妾今信斯言矣。琴童至。接來書。知君置身青雲。且悉佳況。得君如此。妾復何言。琴童促回。無以達意。聊具瑤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裏肚一條。汗衫一領。絹襪一雙。物雖微鄙。願君詳納。春風多屬。千萬珍重。復依來韻。敬和一絕。和韻是一犯之。又。關杆倚遍。盼才郎。莫戀宸京黃四娘。黃四娘。誰何。而幸。而遇。病裏得書知。及第。窗前覽鏡試新粧。醜。至於。鬼。止。矣。世。間。更。有。醜。於。鬼。偏。有。不。通。至。於。續。西。廂。廂。止。矣。我。那。風。流。的。小。姐。似。這。等。女。子。張。珙。死。也。死。得。着。了。

上小樓。堪為字史。當為款識。有柳骨顏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此一。時。佳。人。才。思。俺。鶯。鶯。世。間。無。二。後。俺。做。經。咒。般。持。符。籙。般。使。高。似。

增補第六才子書 卷五 猜寄

金章重似金帛，貴似金貨。誰湊，豈復成語。這上面若僉個押字，使個令史，差個勾使，是一張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此一節，忽賞其字體，真乃無謂。○後閱亦是元人套語。

看汗衫料，云休說文字，只看他這汗衫。
滿庭芳，怎不教張郎愛爾，堪與鍼工出色。女教為師，幾千般用意，般般是可索尋思。長共短，又無個樣子，窄和寬，想像着腰肢。二語無人試，想當初做時，用煞小心兒。

此猶可。

小姐寄來幾件東西，都有緣故，一件件我都猜着。

白鶴子，這琴教我閉門學，禁指留意譜聲詩，調養聖賢心，洗蕩巢由耳。

不通。
二煞，這玉簪，纖長如竹筍，細白似葱枝，溫潤有清香，瑩潔無瑕玼。

不通。
三煞，這斑管，霜枝棲鳳凰，淚點漬胭脂，當時舜帝慟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不通。
四煞，這裏肚，手中一葉綿，燈下幾回絲，表出腹中愁，果稱心間事。

不通。
五煞，這襪兒，鍼腳如蠅子，絹片似鶯脂，既知禮不胡行，願足下常如此。

不通。
琴童你臨行，小姐對你說甚麼，童云着官人是必不可別，繼良緣，張生云，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兒，風淅淅，雨絲絲，雨零風細，夢回時，多少傷心事，朝天子，四肢不能動，止急切盼不到蒲東寺，小夫人須是你見時，別有甚閒傳示，我是個浪子官人，風流學士，怎肯帶殘花，折舊枝，自從到此，甚的是閒街市。此句絕好。賀聖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嬌姿，其間或有個人兒，似爾那。

里取那樣溫柔。這般才思。此句好絕。想鶯鶯意兒。怎不教人夢想眠思。

此節乃可。

耍孩兒。只在書房中顛倒個藤箱子。向裏面鋪幾張兒紙。放時須索用心。

思休教籐刺兒。抓住綿絲。高攤在衣架上。怕風吹了顏色。亂穰在包袱中。

怕挫了褶兒。當如是切須愛護。勿得因而。惜與前文休做枕休便杜。同耳。固是佳文。可賞也。

此節於諸寄來物中。獨加意汗衫。餘俱不掛口。何故。

二煞。恰新婚纔燕爾。為功名來到此。長安憶念蒲東寺。昨宵個春風桃李。

花開夜。今日個秋雨梧桐葉落時。愁如是。身遙心遁。坐想行思。

此節專為欲填春風桃李。秋雨梧桐二語耳。真乃可以無有。二語。我

竟不知其如何填也。

三煞。這天高地厚情。到海枯石爛時。此時作念何時止。直到燭灰眼下纔。

無淚。蠶老心中罷卻思。不比輕薄子。拋夫妻琴瑟。折鸞鳳雄雌。

此節專為欲填燭灰無淚蠶老休思二語耳。真乃可以無有。

四煞。不聞黃犬音。難傳紅葉詩。路長不遇梅花使。適差琴童送書回。乃又

耶。孤身作客三千里。一日思歸十二時。凭闌視聽江聲浩蕩。看山色參差。

既分聽看則上押。凭闌之視字何解。

此節專為欲填。作客三千。思歸十二。二語耳。真乃可以無有。○凡用

古必須我自浩蕩獨行。而古語忽來。奔赴腕下。斯方謂之如從舌上

吐之耳。若先有成句。隱隱然梗起於胸中。而我從而補接攢簇之。此

真第一苦海也。

煞尾。憂則憂我病中喜。則喜你來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書至。險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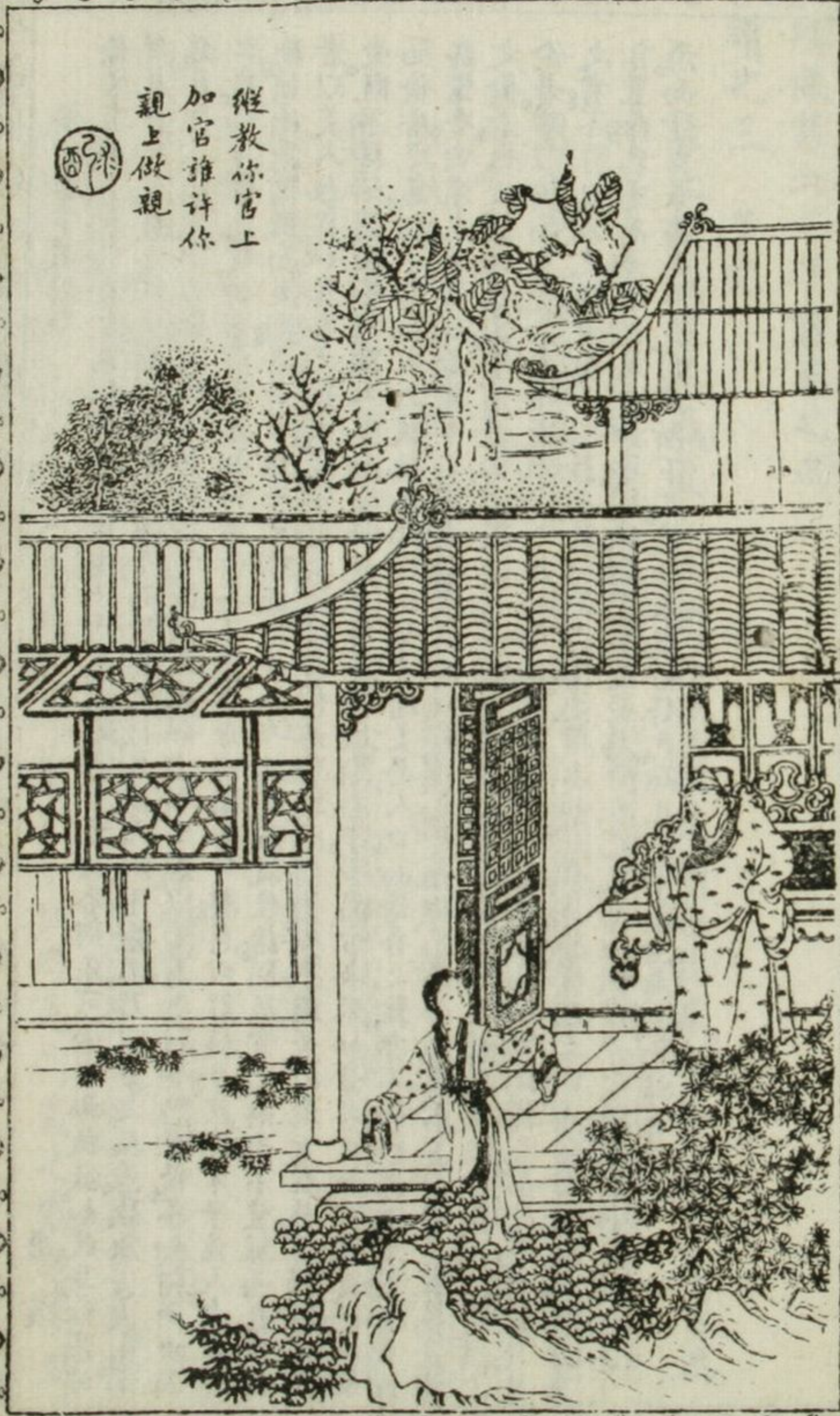
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

此亦無聊之結也。○細思無此二回。亦有何害。一通報書去。一通答

書來。乾討琴童氣噓噓地。而於彼張崔兩人。乃更不曾增得一毫顏

色。世間做筆墨匠。做成筆墨。卻只與人如此用。真老大冤苦也。

繼教你官上
加官誰許你
親上做親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五

爭雄圖

十三

偷韓壽下風頭香

唐寅

偷香有愧於古人。良足羞矣。夫韓壽偷香。千古美談也。而下風頭香。則未可偷矣。鄭祗欲如此耳。紅若曰。從來良緣之有定。耦也。非分者未可妄干。而偷竊之行。久為人所不齒矣。乃以事之無憑。欲效古人之芳躅。吾恐不能流芳百世。而徒遺臭萬年也。計亦左矣。如子今日者。以鴛鴦之材。妄思乘龍。不知何所快而來思。以斤鸞之質。仰希引鳳。不知何所持而不恐。得毋曰。蘭麝可親。思以解穢乎。然而才子佳人。自有定配。爾尚欲聞風而至耶。得毋曰。雞古可懷。欲以洗污乎。然而風流佳話。別有賞心。爾尚不望風而走耶。或者以美人難得。如異香之難求。既不能衣染蘭麝。何妨踰牆而竊餘芬乎。或者以淑女在前。信溫香而可愛。既不得袖攜幽芳。何難入室而盜幽趣乎。噫。子而欲偷香。吾思古今來。如章臺之柳。亦傳美於人間。而偷香之名。初不慮他人之板折。如臨印之琴。亦贈笑於人口。而偷香之號。亦不歸彩鳳之求。鳳自夫韓壽偷香。由來久矣。當日者。閨中美秀。總彼多情。而以異國之奇產。聊為彤管之貽。則亦分香焉耳。而必謂之偷者。情以偷而轉。寫堂前佳客。得近名姝。而攜大君之寵。尚俟瓊瑤之報。則亦懷香焉耳。而必謂之偷者。事以偷而更奇。如爾今者。祇偷下風頭香耳。美惡不同年。而語也。而乃思比韓壽如此乎。吾知月老之書。不作走丸之板。董猶不同器而居也。而乃思並韓壽如此乎。吾恐鸞鳳之匹。不類榆枋之合。彼韓壽自置於雲霄。而子自托足於溝瀆。則風斯下矣。是徒為小人之羞。而難擬君子之偷矣。韓壽自操楫而上游。而子自乘舟而逐流。則風斯下矣。是子未能好好色。而人已多惡惡臭矣。子請自思之。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續之三 爭艷

諺云。投鼠者忌器。蓋言世之極可厭惡。無甚於鼠。而無奈旁有寶器。則雖一時刺眼刺心之極。而亦只得忍而不投。何則。誠懼其或傷吾器也。今如鸞鸞真古今以來。人人心頭之無價寶器也。若鄭恒則固人人厭之惡之之一惡物也。今也務必投之。投之務必令之立死。此亦誠為快事。然筆則累筆。墨則累墨。獨不足惜乎哉。況於累筆墨。其奚足道。細思當其時。則又安得不累及於鸞鸞哉。嗟乎。惡鄭恒。而至於不免累及鸞鸞。而竟不與之惜。此人之無胸無心。其疾入地獄。不可懺悔。又豈不信乎。

吾亡友邵僧彌先生。嘗論畫云。夫天生惡樹。我特不得盡斬伐之耳。若飯後無事。而携我門入。晚涼閒步。則必選彼嘉樹。坐立其下焉。無他。亦人之好美嫉醜。誠天性則有然也。令我乃見作畫之家。純畫醜

腫惡樹。此則不知其何理也。聖歎聞之擊節曰：人誠生而厲風，則誠天為之也。甚可徐步雅言，持身如玉，而又必脅肩醜笑，囚首鬼面，此真不知其何理也。惟文亦然。不幸身為盜賊，被捉勒供，與夫忽丁大故，訃告親族，則是不可奈何也。幸而窗明几淨，硯精筆良，而又不擇取妙題，抒寫佳製，而顧惡罵醜言，如土空集，此真不知其何理也。只如鄭恒，此亦不過夫人賴婚，偶借為辭耳。今必欲真有其人，出頭尋問，此為是點染鶯鶯，為是發揮張生耶？既不為彼二人，則是單寫鄭恒。夫今日所貴於坐精舍、關板扉、蕪名香、烹早茗、舒新紙、磨舊墨、運妙心、煩俊腕、提健筆、攄快文者，祇為彼是第一無雙才子佳人故耳。若鄭恒，則令盈天之下之學唱公雞、喫蟲猴孫，萬萬千千，知有何限。而煩先生特地寫之，寫之以娛人，而人不受娛，然則先生殆於寫之以自娛也。夫在他人，方欲寫第一無雙之才子佳人，以自娛娛人，而猶自嫌，惟恐未臻極妙也。今先生乃必欲寫學唱公雞、喫蟲猴孫。

然則人之賢不肖之所喻，其相去懸遠，真未可以道里為計也。

鄭恒上云：自家姓鄭，名恒，字伯常，先人拜禮部尚書，在時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兒鶯鶯為妻，不想姑夫去世，鶯鶯孝服未滿，不曾成親。俺姑娘引着鶯鶯，扶靈柩回博陵安葬，為因路阻，寄居河中府，數月前寫書來喚俺，因家中無人，來遲了一步，不想到這里，聽說孫飛虎要擄鶯鶯，得一秀才張君瑞，退了賊兵，俺姑娘把鶯鶯又許了他。俺如今便撞將去呵，恐沒意思，這一件事都在紅娘身上，何俺且着人去喚他，只說哥哥從京師來，不敢造次，來見姑娘，着紅娘到下處來，有話對姑娘行說，人去好一回了，怎麼還不見來。

紅娘上云：鄭恒哥哥在下處，不來見夫人，卻喚俺說話。夫人着俺來看，他說甚麼，紅見鄭科。紅云：哥哥萬福。夫人道：哥哥來到呵，怎不到家裏來。鄭云：我怎麼好，就見姑娘，我喚你來說。當日姑夫在時，曾許下親事，我今到這里，姑夫孝已滿了，特地央你去夫人行說知，揀一個吉日，成

合了這件事，好和一搭裏下葬去，不爭不成合。一路上難廝見，若說得肯呵，我重重謝你。紅云：這一節話，再也休題。鶯鶯已與了張生也。鄭云：道不得個一馬不韉雙鞍，可怎生父在時曾許下我，父喪之後，母卻悔親。這個道理，那里有紅云，卻非如此說。當日孫飛虎將半萬賊兵來時，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張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兒性命來。今日太平無事，卻來爭親，倘被賊人擄去呵，哥哥你和誰說？何忍作此言鄭云：與了一個富家，也還不枉，與這個窮酸餓醋，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裏出身的根腳，他比我甚的。紅云：他倒不如你禁聲。凡費如許筆墨

越調關鶴鵲紅娘唱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裏出身。縱教你官上加官，誰許你親上做親。又不曾羔雁邀媒，幣帛問肯。恰洗了塵，便待要過門。俱非喫緊話，枉淹了他金屋銀屏。枉污了他錦衾繡榻。紫花兒序，枉蠢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香。枉村了他殢雨尤雲。凡下金屋銀屏，錦

先用二仁，二身，二官，二親，次用枉淹，枉污，枉蠢，枉羞，枉村，以為好辭也。

當日三才始判，兩儀初分，乾坤清者為乾，濁者為坤，人在其中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賢，鄭恒是小人濁民。

人言臭極矣，此并非臭，人言鬼醜極矣，此并非鬼。

鄭云：賊來，他怎生退得，都是胡說。紅云：我說與你聽。**天淨沙**把河橋飛虎將軍，叛蒲東擄掠人民，半萬賊屯合寺門，手橫着霜刃。高叫道：要鶯鶯做壓寨夫人。

我亦只謂別有妙文，忍俊不住，故定欲描寫一通。原來其苦乃至如此。

鄭云：半萬賊，他一個人濟甚事。紅云：賊圍甚迫，夫人慌了，和長老商議。高叫兩廊，不論僧俗，如退得賊兵者，便將鶯鶯小姐與之為妻。那時張生應聲而言，我有退兵之計，何不問我。夫人大喜，就問其計安在。張生

道我有故人白馬將軍見統十萬大兵鎮守蒲關我修書一封着人傳去必來救我不想書到兵來其困即解若言為鄭說之則安取為鄭說之愚矣哉

小桃紅洛陽才子善屬文火急修書信白馬將軍到時分滅了煙塵夫人小姐都心順則為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醜因此上不敢慢於人醜論語已

醜尤想其意中反以直書成語為能真乃另是一具肺肝

鄭云我自來未聞其名知他會也不會你這個小妮子賣弄他偌多

此是佳語調侃不少諸葛隆中不求聞達時幾欲遺此人白眼

金蕉葉憑着他講性理齊論魯論作詞賦韓文柳文識道理為人做人俺家裏有信行知恩報恩

又以二論一文二人二思為好辭齊論魯論韓文柳文等字尤為醜不可耐

鄭云我便怎麼不如他

調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高低遠近都休論我折

白道辨字個清渾君瑞是肖字這壁着立人醜極使人不可暫注目你不是寸木馬戶

尸巾此醜至此

西廂罵紅娘云我並不識字卻愈見紅娘之佳此罵紅娘識字乃極增紅娘之醜

鄭云寸木馬戶尸巾你道我是個村野布我祖代官宦我倒不如那白衣窮士

禿廝兒他學師友君子務本醜你倚父兄仗勢欺人他蓋監日月不嫌貧治百姓新民傳聞**聖藥王**這廝喬議論有向順你道是官人只合做官人信口噴不本分你道是窮民到老是窮民卻不道將相出寒門

上文琴童捷報已到此處或是鄭恒未知猶可何至紅娘口中亦全不記探花及第四字耶看其支吾抵塞之苦抑何至於此極也鄭云這節事都是那法本禿驢弟子孩兒我明日慢慢和他說話也又總何

之枯筆無聊。又欲借和尚填湊幾句，便故為此白。

麻郎兒他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你橫死眼，不識好人，招禍口，不知分寸。

真寫至紅娘與和尚出力，真另是一具肺肝。

鄭云：這是姑夫的遺留，我揀日牽羊擔酒上門去，看姑娘怎生發落我。

後你看訛筋，發村使狠，甚的是軟款溫存，硬打奪求為眷姻，不觀事強諧秦晉。

鄭云：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個伴當擡上轎子，到下處，脫了衣裳，急趕將來，還你個婆娘。

絡絲娘你須是鄭相國嫡親的舍人，倒像個孫飛虎家生的莽軍，喬嘴臉，掩軀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難奔。已上謂之悍婦罵街則可。奈何自命曰續西廂也哉。

前讀西廂，見我鶯鶯有春鬪閉門，下簾不倦之句，我猶恐連陰損其高情。又見鶯鶯有隔窗聽琴，月明露重之句，我猶恐濕庭冰其雙襪。

又見鶯鶯有壓衾朝卧，紅娘彈帳之句，我猶恐朝光射其倦眸。又見鶯鶯有杏花樓頭，晚寒添衣之句，我猶恐線痕兜其皓腕。蓋我之護惜鶯鶯，方且開卷，惟恐風吹捲卷，又愁紙壓吟之固慮，口氣之相觸，寫之深恨，筆法之未精，真不圖讀至此處，乃遭奴才如此抵突也。王藍田拔劍驅蒼蠅，着履踏雞子，千載笑其大怒，未可卒解。我今日真有如此大怒也。恨恨。普天下錦繡才子，誰以我為不然。

鄭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見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對你說，明日我要娶我要娶。收科之文如此。紅云：不嫁你，不嫁你。醜醜醜醜，極醜極醜。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教我不喝采，其實怎忍你，只好偷韓壽下風頭，香傳何郎左壁廂。粉是佳句，此二語卻。

第三篇完矣。細思之何必哉。為張生添神采，耶為鶯鶯添神采，耶。筆費墨，費手費紙，費飯費壽，寫得盡札。

紅娘下。

鄭云這妮子一定都和酸丁演撒。何忍○不惟不忍紅娘尚不忍張生
鴛鴦俺明日自上門去見俺姑娘。也○我於紅娘尚不忍我其肯忍於
了女婿。渠意又考得元稹夫人為韋氏俺姑娘最聽是非。何忍○我於
也。他必有話說。休說別的。只這一套衣服也衝動他。自小京師同住慣
會尋章摘句。姑夫已許成親。誰敢將言相拒。俺若放起刁來。且看鴛鴦
那去。且將歷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一派狗鄭恒下。
夫人上云。夜來鄭恒至。不來見俺。喚紅娘去問親事。據俺的心。只是與
姪兒的。前賴婚乃是妙文。此則況慕相公在時。已許下了。俺便是違
了先夫的言語。做一個主家不正。辦下酒者。今日他敢來見俺也。
鄭恒上云。來到也不索報履。我自入去。哭拜夫人科。夫人云。孩兒既到
這里。怎麼不來見我。鄭云。孩兒有甚面顏來見姑娘。夫人云。鴛鴦為孫
飛虎一節。無可解危。許了張生也。鄭云。那個張生。敢便是令科探花郎。
此處鄭我在京師看榜來。年紀有二十三四歲。洛陽張珙。誇官遊街三

日。第二日頭踏正來到衛尚書家門首。尚書的小姐。結着綵樓在那御
街上。只一毬正打着他。我也騎着馬看。險些打着我。怕你不休了鴛鴦。
他家粗使梅香十來個。把張生橫拖倒拽入去。他口裏叫道。我自來妻。
我是崔相國家女婿。那尚書那里肯聽。說道我女奉聖旨結綵樓招你。
鴛鴦是先姦後娶的。只好做個次妻罷。因此鬧動京師。姪兒認得他。夫
人怒云。我說這秀才小中擡舉。今日果然負了俺家。俺相國之女。豈有
做次妻的理。既然張生娶了妻。不要了孩兒。你揀個吉日良辰。依舊入
來做女婿者。何忍夫人下。鄭喜云。中了俺的計了。準備茶禮花紅過門
者。鄭恒下。

一片犬吠之聲。

鳴流堂
風天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五

茶歸園

二十

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唐寅
人有同情。西廂之願。溥矣。蓋有情而成眷屬。張崔之事也。而願天下皆然。可以謂善體人情乎。且夫一己之情。天下之情也。我有情而不獲遂其情。安敢望天下之共遂其情。我有情而既已遂其情。又安敢謂天下之不遂其情。雖曰天作之合。然皆此一情之所鍾而已矣。無別離常團聚。兩人之情如此。當其梵宇初透。而彼此徘徊。若鳥啼花落。夜雨朝烟。皆為慘情之具。而其情轉傷。今既得意來歸。而于飛諧老。若花飛蝶舞。燕語鶯歌。皆是怡情之物。而其情始暢。雖然。謂兩人情多。而外此者多。風月淒涼之感。彼蒼何太不仁也。而甚不願也。謂兩情獨成。而外此者鮮。魚水和諧之樂。人事何太不平也。而甚不願也。所願者。天下誰非有情之人。故有情之人。誰不欲都成眷屬哉。以彼之待月於西廂。常恐藍田之玉。不贈於佳人。繡幃之絲。不牽於才子。此情恒感戚耳。何幸賦桃夭而樂于歸者。並秀雙蓮之蒂。以彼之偷香於孤館。亦恐悠悠銀漢。惟泛仙客之槎。兩兩鴛鴦。莫宿荷香之畔。此情常鬱鬱耳。何幸仰三星而樂綢繆者。永結連理之枝。且夫盼春花而含淚。望秋月而凝思。天下如此。兩人者。正不少也。而可曰吾欣謝月老矣。彼獨怨參商乎。裁箋箋而寄字。拈鳳管而傳詩。天下如此。兩人者。應不乏也。而忍曰吾已入桃源矣。彼獨夢高唐乎。此所以願有情者。都成眷屬耳。天下惟無情之物。當良緣不偶。或可任其孤單。而有情者。流此願。何嘗一刻忘也。惟願天下之大。相離者。有以相合。而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而已矣。天下雖無情之物。而偶馬感發。亦欲求其配偶。况有情之輩。此事安能一刻已乎。惟願天下之眾相疎者。有以相親。而骨肉情深。夫婦和順而已矣。至是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何其聖王之好色。男宜其室。女宜其家。益見陰陽之合德。觀所願若此。而西廂一書。亦極人情之至矣。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續之四 茶歸

西廂為才子佳人之書。故其費筆費墨處。俱是寫張生鶯鶯二人。餘俱未嘗少用其筆之一毛。墨之一滴也。其有時亦寫紅娘者。以紅娘正是二人之針線關鎖。分時紅為針。紅為線。寫紅娘。正是妙於寫二人。其他即尊如夫人。亦不與寫。何況歡郎。慈如法本。亦不與寫。何況法聰。思如白馬。亦不與寫。何況卒子。此譬如寫花。決不寫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無泥。寫酒。決不寫到壺。非不知酒定不可無壺。蓋其理甚明。決不容寫人所共曉。不待多說也。故有時亦寫紅娘者。此如寫花。卻寫蝴蝶。寫酒。卻寫監史也。蝴蝶實非花。而花必得蝴蝶。而逾妙。監史實非酒。而酒必得監史。而逾妙。紅娘本非張生鶯鶯。而張生鶯鶯必得紅娘。而逾妙。蓋自張生自說生辰八字起。直至夫又不必苦苦追求。止曾無一句一字中間。可以暫廢紅娘者也。若夫人法本白馬等。

人則皆偶然借作家伙。如風吹浪浪息風休。如桴擊鼓鼓歇桴罷。真乃不必更轉一盼。重廢一唾也。今續之四篇。乃忽因鄭恒二字。西廂中鄭恒。真只二字。目笨伯不遠視。之送如眼釘喉刺。一何可笑。既與獨作一篇。後又覆請多人。再遞花名手本。凡西廂所有偶借之家伙。至此重復一一畫卯過堂。蓋必使善天下錦繡才子。讀西廂正至飄飄凌雲之時。則務盡吹之。到於鬼門關前。使之觀諸變相。遍身極大不樂。而後快於其心。嗟乎。杜工部畫鵲詩有云。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彼一何其極善與之相反。如是也。

法本上云。老僧昨日買登科錄。看張先生果然及第。偏是道人心熱。偏大儒不通。偏是名妓奇醜。如法本買登科錄。偏是法本買登科錄。低偏是中府尹誰想夫人沒主張。又許了鄭恒親事。不肯去接。老僧將着看鯁。直至十里長亭。接官走一遭。得一人天推排。法本下。杜將軍上云。奉聖旨着。小官主兵蒲關。提調河中府事。誰想君瑞兄弟。

一舉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一定乘此機會成親。小官牽羊擔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來賀喜。二來主親。左右那里。將馬來。到河中府走一遭。杜將軍下。

夫人上云。誰想張生負了俺家。去衛尚書家做女婿去了。只索不負老相公遺言。還招鄭恒為婿。今日是個好日子。過門。準備下筵席。鄭恒敢待來也。夫人下。張生上云。小官奉聖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錦還鄉。小姐鳳冠霞帔。都將着。見呵。雙手索送過去。誰想今日也呵。文章舊冠。乾坤內。姓字新聞。日月邊。

雙調新水令張生唱。一鞭驕馬出皇都。暢風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職。昨日一寒儒。御筆新除。將姓名翰林注。

此可

駐馬聽張珙如愚。用論語。字最苦。酬志了三尺龍泉萬卷書。鶯鶯有福穩受了五花官誥。七寶香車。身榮難忘借僧居。愁來猶記題詩處。從應舉。夢魂不離。

蒲東路。

此可。

到寺科云。接了馬者。見夫人拜云。新探花河中府尹張珙參見。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聖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

喬牌兒我躬身問起居。夫人你慈色為誰怒。我只見了髮使數都廝覷。莫不是我身邊有甚事故。

此可。○雖非佳文。猶是官話。故曰可也。

張生云。小生去時。承夫人親自餞行。喜不自勝。今朝得官回來。夫人反行不悅。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里想俺家。道不得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一個女孩兒。雖然妝殘貌陋。他父為前朝相國。此成何語。且若非賊來。足下甚氣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卻與衛尚書家作贅。是何道理。張生云。夫人你聽誰說來。若有此事。天不蓋地。不載。害老大疔瘡。西遊記語。八戒語也。

雁兒落若說絲鞭士女圖。端的是塞滿章臺路。小生向此間懷舊恩。怎肯別處尋親去。**得勝令**豈不問君子斷其初。我怎肯忘了有恩處。

畧嫌思句重沓。然語意自佳。不忍相沒。又嫌即前賀聖朝。那一個賊畜生行嫉妒。走將來廝間阻。不能殺嬌姝。早晚施心數。說來的無徒。遲和疾上木驢。

亦且可。

夫人上云。是鄭恒說來。繡毬兒打着馬。做了女婿也。你不信喚紅娘來

問。成何文理。

紅娘上云。我巴不得見他。醜極。○西廂十六篇。亦都寫女兒情事。元來得官回來。慚愧。這是非對着也。張生問云。紅娘小姐好麼。紅云。為你做了衛尚書女婿。俺小姐依舊嫁鄭恒去了也。何苦。張生云。有這蹊蹺事。何止蹊蹺。而已耶。

慶東原那里有。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中雙游比目魚。不明白展污了

姻緣簿。鶯鶯呵，你嫁得個油煤糊孫的丈夫。紅娘呵，你伏侍個烟薰猫兒的姐夫。張生呵，你撞着個水浸老鼠的姨夫。此稱謂人壞了風俗，傷了時務。此等句，俗以為大奇，因而欲擬元詞，便都硬撰，一連數十句，殊不知其最是醜筆。

此雖從青山口一曲偷來，然最是元人醜詞。聖歎所最不喜。○元人每用或相犯，或加倍字，硬撰作奇語，一連用八四五六七八句，以為能手，聖歎每讀每嘔之。

喬木查紅娘唱 妾前來拜覆，省可心頭怒。自別來安樂否？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小姐定何如。如聞香口，如見纖腰，古人北曲通長用一人唱，無旁人雜唱之例。此忽作紅娘唱，大非也。獨一篇為北曲變例，然其文一何妙哉。古語細骨輕肌，百琲珍珠，真便亦換過一宮矣。然其在西廂中，猶稱上欲屬之矣。雖不意於續中有之。

張生云：和你也葫蘆提了，小生為小姐受過的苦，別人不知，瞞不得你。甫能說今日，焉有是理。

疊筆

小生若別有媳婦，只目下便身殞。我怎忘了待月迴廊，撇了吹簫伴侶。我是受了活地獄，下了死心夫。甫能說為夫婦，我現將着夫人誥敕。縣君名稱，怎生待歡天喜地，兩隻手兒親付與他。刻地把我葬誣。

此一段更精妙絕人，又沉着，又悲涼，又頓挫，又爽宕，便使西廂為之亦不復毫釐得過也。古人真有奇絕處，不可埋沒。

紅對夫人云：我道張生不是這般人，只請小姐出來，自問他。奇奇真請云，小姐張生來了，你出來，正好問他。鶯鶯上云：我來了。何奇如此，竟哉。

或相見科。張生云：小姐問別無恙。鶯鶯云：先生萬福。紅云：小姐有的言語，和他說麼。便如於水漸傳，同鶯鶯吁云：待說甚的是。

沉醉東風鶯鶯唱 不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到相逢，都變做短嘆長吁。他急攘攘卻纔來，我羞答答怎生覷。腹中愁卻待伸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剛道個先生萬福。

此亦且可，總是庸筆弱筆也。

鶯鶯云張生俺家有甚負你你見棄妾身去衛尚書家為婿此理安在
豈復成鶯鶯哉張生云誰說來前已知是某乙鶯鶯云鄭恒在夫人行說來張
生云小姐你如何聽這廝小生之心惟天可表何不云小姐之心

落梅風從離了蒲東郡來到京兆府見佳人世不曾回顧硬揣個衛尚書
女兒為了眷屬曾見他影兒的也教滅門絕戶

此又好沉着頓挫兼有之

此一樁事都在紅娘身上我只將言語激着他看他說甚麼我寫張生
此紅娘我問人來說道你與小姐將簡帖兒喚鄭恒來何忍此何忍此

紅云癡人醜我不合與你作成醜你便看得一般了醜花水月鴻爪雪泥之文也若被此等咬嚼便成間羅鏡臺千年紫在恨恨

甜水令紅娘唱君瑞先生不索躊躇何須憂慮那廝本意糊塗俺家世清白祖宗賢良相國名譽我怎肯去他跟前寄簡傳書

此又醜筆也

折桂令紅娘唱那喫敲才口裏嚼蛆數黑論黃惡紫奪朱又用論語俺小
姐便做道軟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錢人樣駁駒便做道此何語也傷心
你個俏東君與鶯花做主怎肯將嫩枝柯折與樵夫那廝本意器虛將足
下虧圖我有口難言氣忿破胸脯

醜筆也

紅云張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一力保你等那廝
來和他兩個對證何苦費如稟夫人云張生並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

鄭恒謊說等他兩個對證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鄭恒來對證了再
做說話笑殺七千人

法本上云誰想張生一舉成名正授河中府尹觀其誰想二字當初房
識老僧接官到了再去夫人那里慶賀更不料其後來至此這門親事
當初也有老僧來和和尚可謂塵塵如何夫人沒主張便待要與鄭恒
若與了他府尹今日來却怎生了也相見畢稟夫人云夫人今日始知

老僧說得是張先生決不是這等沒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況兼杜將軍是證見，如何悔得他這親事。○今日尤甚，益大和，尚口中，純是官府，非官，府便不道也。

雁兒落法本唱杜將軍笑孫龐真下愚，亦復論賈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帥府，兼領得陝右河中路，**得勝令**是君前者護身符，今日有權術，來時節定把先生助，決將賊子誅，他不識親疎，扳賺良人婦，君若不辨賢愚，便是無毒不丈夫。

且不說其庸醜，乃至法本皆唱，豈有是哉。

夫人云：着小姐卧房裡去者，鶯鶯紅娘下。

杜將軍上云：小官離了蒲關，早到普救寺也。張生見杜拜畢，張生云：小弟托兄長虎威，**醜**得中一舉，今者回來，本待做親，有夫人侄兒鄭恒來，夫人行說：小弟在衛尚書家入贅，夫人怒欲悔親，依舊要將小姐與鄭恒，道不得個烈女不更二夫。杜云：夫人差矣，俺君瑞也是禮部尚書之

子，况兼又得一舉，夫人誓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罷親，莫於理上不順。夫人云：當初夫主在時，曾許下那廝，不想遇難，多虧張生，請將軍殺退賊眾，老身不負前言，招他為婿，叵耐那廝說他在衛尚書家招贅，因此上我怒他，依舊要與鄭恒。杜云：他是賊心，可知妄生誹謗，老夫人如何便輕信他。

鄭恒上云：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只等做女婿，今日好日頭，牽羊擔酒過門走一遭去，相見科。

張生云：鄭恒你來怎麼。此醜極筆墨之事，至於鄭云苦也，聞知狀元回，特來賀喜，杜云：你這廝，怎麼要誑騙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奏聞朝廷，誅此賊子。

落梅風此篇有兩雁兒落，兩得勝令，兩落梅風。**杜將軍唱**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個誰是主，妙妙被東風把你個蜜蜂兒攔住，妙妙不信呵，你去綠楊陰裏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妙妙

此惜又是杜將軍唱，真乃文秀之筆，未可多得也。

杜云：那厮若不去呵，祇候人拏下者。鄭云：不必拏，小人自退親事與張生罷。我亦不忍夫人云：將軍息怒，趕出去便罷。難難總之鄭云：今日鶯鶯與君瑞成夫婦，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我要這性命，還待何用，不如觸樹身死，妻子空爭不到頭。風流自古戀風流，何須苦用千般計，一旦無常萬事休。倒科：夫人云：俺雖不曾逼死他，可憐他無父母，俺做主葬了者。

我亦不忍也，何苦寫至此，真為惡札，可恨恨也。想彼方復以為快，真另有一具肺肝也。

杜云：請小姐出來，今日做個慶賀的筵席，看他兩口兒成合者。張生鶯鶯拜夫人科，又交拜科，又拜杜將軍科。紅娘拜張生鶯鶯科。此時法本

活美酒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娶了個四德三從宰相女。第三站從何處本

願足，托賴着眾親故。**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個好夫妻似水如魚，好意也。當時題目，正酬了今生夫婦，自古相女配夫，新探花，新探

花路。此語

上來持續四篇，想只為此數語故耶，乃費盡無數氣力，而此數語又只草草，真不解何意也。

使臣上，眾拜科。

清江引：謝當今垂簾雙聖主。妙教賜為夫婦。五字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圓

聚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妙

結句實乃妙妙。

